



佳作

作品

四小天鵝

得獎者

劉思坊

劉思坊，一九八二年冬生於台北。師大國文系和政大台文所畢業後，於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東亞系取得博士學位。二〇一九年遷居紐約布魯克林，現於紐約市立杭特大學和康州州立大學教授語言、東亞文化和歷史。著有散文集《躲貓貓》。

得獎感言

所有看過這篇作品的評審，謝謝你們願意欣賞它。也感謝說真話的朋友，是你們讓它有機會變得更好。寫作的過程很辛苦，但就這篇作品裡所說的，寫作和芭蕾都是「把鬼留給自己」的志業，讀者只要好好享受作品就夠了。

四小天鵝

我看了一眼手錶，教室裡牆上的鐘晚了五分鐘。

不管是依照錶上還是鐘上的時間，金吉安都遲到了三十分鐘以上。我早就有預感這種事情會發生。

我在教室的木地板上來回走動。仲夏的熱氣讓我變成了濕抹布，走到哪汗水就滴到哪。腳底板因汗水而開始黏膩起來，每走一步就發出了松鼠尖叫般的聲音。這讓我更加焦慮了，但我無法停止走動。先是繞著方形教室走，接著不知不覺開始繞圓。

茉莉對著我歎了一口氣：「妳就別走來走去吧。我頭都暈了。」

從這間舞蹈教室成立以來，我和茉莉就一直是這間舞蹈教室的芭蕾學生，從最基礎的第一堂課開始學起，連續學了五年。雖然進步緩慢，但卻持續穩定成長，即使無法和專業舞者相比，但在業餘舞者當中，也算是技術扎實的中等程度者。

但金吉安不同，她是這幾個月才來舞蹈教室報到的。一來就直接上最進階的課程。從小學舞的她，當然跟我們這些老骨頭不一樣。光是一個簡單的跳躍動作，她就能跳得比誰都高。在至高的頂點，她強而有力地將雙腿條地刷開，就像突然撕破黑夜屏幕的一道閃電，在觀眾心中產生了強烈的視

覺暫留，久久不散。

但金吉安總是遲到。早晨的芭蕾課，大家搭配著緩慢的鋼琴伴奏，做著基礎的下蹲 *plie* 延展四肢，教室宛如被曙光滲透的森林，瀰漫著肅穆整齊的氣氛，此時，披頭散髮的金吉安卻突然開門，未等到音樂結束，她便擠到把杆的最前端。原本排得好好的隊伍，因為她的插入，便像條蠕動著脊椎的蟒蛇，一節一節地往後退去。

沒人會說什麼，因為沒有人比金吉安更有資格站在最前頭的位置。聽完了老師的指令，站在最前頭的人，就得完整地展示出來整套動作，無人可以參考。於是，不能記得整段舞蹈的人，是不敢站在那裡的。金吉安自然知道這點。

結束把杆練習後，老師示範了慢板的組合動作。大家還在互相確認細節時，金吉安已經不耐煩了：「我們現在可以跟著音樂跳了嗎？」

當其他的人是空氣，這就是金吉安。

聽見茉莉詢問金吉安是否想參加我們的隊伍時，我驚訝地在心中怒吼：「茉莉，妳是哪根神經有問題啊？」沒錯，我們還缺一隻天鵝，但茉莉竟問了一個我最不想合作的人。

「吉安，妳不用現在做決定。妳的能力比我們好太多了，我想妳應該會想要和更厲害的舞者合作，像是……」我嘗試亡羊補牢。

「我想我可以加入妳們。」金吉安不帶猶豫地回答。

今天我們的第一次小組練習，她就遲到了三十分鐘。不，已經四十分鐘了。

悶熱的午後，空氣裡充滿著一種甜而澀的鐵鏽味——這是雷陣雨來臨前的徵兆。數不清的飛蟻朝向天花板正中央的日光燈湧去。被燒壞的屍體散落在地板上，但那些微小、輕薄的翅膀卻在空中飄浮著，經過窗前灑進的那道陽光時，便像水晶般地閃爍著。茉莉站起來，再跟我說了一遍：「拜託，妳就坐下吧。我得去把燈關掉，太多蟲子了。」

「別別別……妳坐著。」反正我是無法靜靜地坐下的。「我去關燈。」

我走到教室的前門，摸索著大燈開關。冷不防地看見金吉安就在停車場裡。

她在一台螢光綠的怪異跑車裡，車裡還有一個男人。他們親吻，擁抱，停了幾秒，又再次親吻與擁抱，直到金吉安看見了站在車門旁的我。

「怎麼了嗎？曼蒂。」她打開車門，轉身向後座撈起她的運動包。

「妳到了啊。我們都在等妳。」我十分勉強地微笑著。

「是嗎？」

她下了車，和那個看起來像她爸爸，甚至爺爺年紀的人，輕輕地揮了揮手。

我試著把我的眼神移開，盡量不看金吉安。而她則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，撐起好大的笑容和茉莉打招呼。

我走到窗邊綁硬鞋，讓涼風緩和我臉上僵硬的線條，但心臟卻無法控制地愈跳愈大聲。窗外一道閃電劈下，天空瞬間陰沉，幾秒後雷聲轟然而至，地板傳來微微的震動，大樹的枝枒因刮起的風而左右掃動。

金吉安和茉莉同時轉頭往我的方向看來。我往鏡子看去，閃電將我的臉渲染成紫藍色，搖曳的樹影則在我的眼角畫上了密密麻麻的印子。

「妳知道現在幾點了嗎？」我的聲音低沉而陌生。

「有差嗎？今天下午不是沒人使用教室？」金吉安一邊綁鞋一邊說，但故意迴避了我的眼神。

「現在練也還來得及，反正下雨了，我們哪兒也去不了。」茉莉突然站了起來，用她的大嗓音對著我們喊，再對著金吉安諂媚地笑：「沒事，沒事！」

茉莉接著在我耳邊呢喃：「別跟小女生計較。妳剛剛的臉看起來很恐怖。」

「是嗎？哪裡恐怖？」

「像正要變身的天鵝。」

白天鵝其實不會突然變身為黑天鵝的。聽說天鵝優雅溫和，恪守一夫一妻制，忠貞純潔，至死不渝。芭蕾舞劇中的白天鵝，因為心愛的王子中了惡魔的圈套，將黑天鵝誤認為她，傷心到氣絕身亡。我和茉莉相約看了彼得·馬丁斯編導、由紐約市立芭蕾舞團表演的《天鵝湖》。馬丁斯的第四幕

十分特別。其他版本的《天鵝湖》，白天鵝縱身一躍，王子隨後跟著投湖，留下無戲可唱、獨自凋零的惡魔。但馬丁斯的不一樣，最後一幕的白天鵝和其他小天鵝排成了菱形，面對著觀眾，雙腳卻踏著bounée小碎步往右後方的舞台退去。燈光是從舞台後往前打出去的，所有舞者的表情是都埋進黑影裡，但屹立在背光中的身體卻被描上了金色輪廓，像是邊緣掐著金絲的聖誕樹裝飾，精緻卻薄弱。這些天鵝像被黑洞的力量吸附住，集體往後退，直到完全被黑暗吞食。女主角白天鵝也不例外，她目視著王子，踏著碎步的腳卻被那股黑暗力量所往後拉，最後只能把手腕在胸前優雅地交叉，做為告別行禮。

「我就不會這樣。」表演一散場，茉莉馬上就拉著我去著名的拉麵館。

她爽快地拉開木筷子，像是用力扳開芭比娃娃的腳：「要我，就把王子踢下湖。」

「然後拿走他所有的錢。」咬下黃瓜時的清脆響聲襯出了她的堅決。

「這我相信。」

「外遇就是外遇，連黑的都能錯看成白的，這還不是藉口？」茉莉說。

這幾年茉莉也遭遇了不少事。丈夫外遇被她發現以後，她沉住氣地搜集證據，離婚時拿到了些錢。但茉莉確實也變了不少。有人說是她受到了打擊，所以自暴自棄，整個人胖了一圈，原本就矮小的茉莉，更像顆貼著地面滾動的小肉球了。但我倒覺得那是幸福胖，沒有婚姻的茉莉變得自由了，要做什麼就做什麼，要吃什麼就吃什麼。

「妳呢？妳會怎麼做？」她問我。

「我根本連天鵝都不是，充其量是隻醜小鴨。」

「哈，對啊，沒想到月兒居然要我們表演天鵝。」

「而且還是四『小』天鵝，也不想想我們都幾歲了。」

「應該叫四老天鵝。」

這話未必完全對，我和茉莉都中年了，是名符其實的「老天鵝」。但金吉安不過大學剛畢業，月兒目測也未超過三十歲。

月兒是這一年才加入舞蹈教室的新老師。她的態度異常隨和，有著和芭蕾舞者的高傲氣焰完全相反的謙卑個性。即使低調，在舞蹈教學上，她的表現仍然出眾耀眼，一看就知道是大師出手，境界不凡。她所編排的舞蹈組合，總能毫無縫隙地將五、六個複雜的動作連結起來。舞者一開始動作，就宛若投身於溪流中，隨著水勢順暢地直奔而下。即便技巧不怎麼好的學生，也能在這行雲流水的律動之中感受到音樂對身體的挑逗，燃起想與音樂合為一體的欲望。

若像金吉安等級的舞者，跳起月兒的舞，肯定就更過癮了。她先踢出個直達頭頂高度的腿部延伸動作，兩個愉悅的轉身華爾滋，然後單腳後彎把身體延展成如同錦鯉跳出水面的弧度，對著四面八方的觀眾展示完美的attitude動作。接著，她來了幾套快速的小跳躍組合，隨著情緒愈來愈強烈的音

樂，從站得極穩的第四位置猛地向上升，這趨力讓她順時針快轉了四圈。沒想到，在接觸到地面準備降落的時候，一換個手勢，又出乎意料地逆轉了三圈。結束前，突然又來個滑行跪地，左手掙腰，右掌高舉成一朵盛開的花鉢形狀，在眾目睽睽中停格。

眾人驚歎，連我也不得不鼓掌稱好。

「很好！」月兒跟著拍手，她繼續微笑著說：「但不要那麼衝，要把音樂聽進去。」

金吉安的動作標準踏實，但卻總是略快於音樂節奏，不夠從容。

到我的時候，以單腳踢到胸前高度的動作開場，之後便順著音樂，一路朝著終點滑行而去，倒也平安抵達。

「很不錯啊。」月兒不忘給予點糾正，「但妳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平衡，才有辦法增加旋轉的平穩度。」

「老師，那我呢？」茉莉不忘討點注意。

「妳喔！妳完美。」月兒知道茉莉最想聽什麼。

全班大笑，茉莉樂不可支。

月兒的舞蹈課總是氣氛和諧，學生在享受舞蹈的同時還能得到適當的糾正。這對我來說就是再適合不過的課程了。在這個年紀學跳舞，我不需要太過尖銳的批評。老了，面子拉不下來。但我也不是那種只求快樂運動的人，我渴求磨練與進步。月兒適切地找到成人舞蹈教育的平衡點——她讓我在肢

體上受盡折磨，但在情緒上卻舒適甘願。

在我的職業生活裡，這種平衡卻是我怎麼求都求不來的。我總是一不小心，就傷到別人的自尊，即使是善意的話，到我嘴裡，也都成爲了傷人的毒箭。這就是文化評論人的職業病，不管寫出再怎樣委婉的評論，到最後都還是會得罪人。上個月的文章一刊出，有十幾年交情的導演朋友打電話來：「林曼蒂，我送你票，請你看首映，不是給妳在那邊揶揄消費的。」他髒話頻出：「妳這種人，就是害國片蕭條的禍根。」

「難道只能寫好的？你禁不起實話？」

「實話就是你們所謂的評論人，不過就是藝術世界的禿鷹。吃著別人的屍體而活，自己卻什麼能力都沒有。」

「所以你認爲自己的作品不過是腐爛的屍體？」

同事勸我：「林曼蒂啊，這種事要圓滑點，寫好話，各取所需。」

但同事錯了，一個要聽謊話，一個要寫真話，要的不一樣怎麼各取所需？

「那你就繼續得罪人吧。哪個週末約約看朋友，看有幾個人想跟妳出去吃飯？」

同事又錯了，我怎麼會怕沒朋友？

小時候我有個夢幻的著色本。裡面的女孩不僅有著完美比例的精緻五官，更重要的是，每一頁的

女孩都有不同的造型：有的走古典宮廷風，身穿蓬蓬蛋糕裙、泡芙袖，頭髮像電話線般有著規律螺旋狀。我小心翼翼地選擇了淡藍色當主色，《清秀佳人》裡黛安娜的藍，華麗的衣物若選擇粉色就太俗氣了；有的則走現代運動風，女孩穿著合身的保羅衫，配著百褶網球裙。她綁著兩個高馬尾，繫著絲帶，俏皮中不失高雅。我決定保持純白色，只將絲帶塗成貴族黑。

後來，著色本玩不夠了，我便央求善於裝扮的母親照著畫中的女孩幫我綁頭髮。練習了幾次，她竟然也能完成大部分的髮型：從頭頂往下攀爬的兩條蜈蚣辮，如彩虹般由左腦跨到右腦的公主辮，頂在頭上的蓬鬆丸子頭等。我們再去日本進口小店買了絲做的、有光澤感的純色緞帶；也買了如蝶翼般半透明的彩紋緞帶，圖案隨性像是浮油上映出的五彩寶光。就算只是簡單的馬尾，只要繫上它，就彷彿把整個天空的彩霞都鑲在腦後。

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，我慢慢失去了朋友。

這個過程總是以非常幽微的方式進行著，一定得等到一段時間後，才忽然發現自己已經被擠出了圈圈之外。吃午飯的時候，身邊變得安靜多了。帶著餐盒走向平常會群聚在一起的團體時，本來說說笑笑的女孩們竟同時眼神游移，不敢直視，空氣變得安靜凝重。其中一個女孩快速地把書包移到我準備坐下的空椅，其他人便忽然大笑起來。

然後，一個叫黃婉婷的女孩（啊我竟然還記得這個名字），率先開始動手。先是假裝不小心扯下了彩霞般的緞帶，笑嘻嘻地道歉。這也不算什麼，我能輕易地把緞帶綁回去，也能紮出大小適中的蝴

蝶結。

等到要拍重要的團體合照的那天，她又突然靠近我，在我不注意時抽掉我頭上的橡皮筋。本來盤在頭頂，緊緻的細長蜈蚣忽然就洩了氣，一節節地快速頹傾，我的頭皮肌肉因而忽然鬆弛，產生像觸電般的酥麻感。「拍照要公平啊，憑什麼只有妳有辮子？」她一邊往前奔跑，一邊回頭對著我大叫。她跑得太快，我來不及提醒她，她放生的是一條毒蜈蚣。

此後的日子我放著功課不做，學會自己編辮子的本事。雙手抬在空中，手指往後腦循序摸索，一開始得花十幾分鐘，手臂發抖發麻，但我還是堅持著，直到連指尖都完全失去知覺為止。後來我不需花兩分鐘就能編成整齊的辮子。不管是橫向的，還是縱走的，都在掌握之中。

沒人再喜歡扯我的辮子。不管怎麼毀壞，我都能快速復原，像沒發生過一樣。

親眼目睹過我的修復工程的一些女孩開始欽佩了：「那妳也給我綁一條嘛。」

「可以啊，我還有緞帶呢，想要什麼顏色？」

每堂下課，我的座位旁擠滿了人，她們有的拿貼紙來換，有的拿果汁牛奶來換，有的幫我寫討厭的數學作業。我忽然又有了滿山滿谷的朋友。

黃婉婷也來了，我讓她坐在面前，先幫她的頭髮噴上了兌了蘋果香的水霧，用梳子尖端在頭皮上畫出了中分位置，再緊貼著頭皮一撮撮地抓起髮絲往下紮起。黃婉婷髮質充分，有微微的自然鬆，所以蜈蚣的線條極好，像是長了肌肉般豐厚綿長。我幫她配了櫻桃紅的緞帶，她看著鏡子裡的自己，竟

靦腆地笑了出來。

就在她沉迷在自己的美貌時，我拿起了剪刀，割斷了她的一條蜈蚣，紅色絲帶像是噴發的血漿般散了下来。

圍觀的女孩尖叫四起，集體衝出教室。

從那一刻起，我又沒有了朋友。

但說真的，誰在乎呢？

醜小鴨因其與眾不同的長相，被其他的鴨子恥笑欺負，但變成天鵝後就好點了嗎？古典芭蕾舞《天鵝湖》裡的天鵝十分合群，舉手投足都具有一致性的優雅。她們為主角白天鵝的幸福而歡欣齊舞，也為白天鵝的斷腸而同感悲慟。但馬修·波內版的《天鵝湖》重新詮釋了天鵝的另一面：牠們地域性強，排他性高，對於外來者毫不留情地攻擊。這群天鵝殘暴而嗜血，全由男舞者擔當，全裸的上身爬滿了堅實的肌肉線條，舞步皆是充滿陽剛特質的跳躍。陰柔的男主角一靠近，這些天鵝便拉長了頸子，嘴裡發出吡吡的吼叫，脖子一扭朝他啄去。喜怒無常，弱肉強食，這才是天鵝本性。想要在天鵝的世界裡存活，只能比誰都驕傲，比誰都強硬。

舞蹈教室每年都會舉辦正式盛大的成果展，我從未參加過。想著要和一群不熟的人共同抽出時間

來練習，像親密的朋友般相處幾個月，就覺得痛苦不自在。不過，今年的成人芭蕾舞表演和往年不同，將由月兒編舞，而她自己也會下場跳。此外，她選擇了難度頗高的〈四小天鵝〉的變奏，嚇跑了不少程度不夠的學生，但卻嚇不倒茉莉。她第一個報名加入，且日夜慫恿我：

「妳這輩子都還沒穿過 tutu 吧，這舞非穿不可。」

「我不敢。大腿肉還掛在那兒沒減掉，穿短紗裙能看嗎？」

「喂！妳這樣是在笑話我嗎？」茉莉確實比我圓潤許多。

從前茉莉和我不算特別親近，上課時會聊天，但下了課後就沒有交集。這個年紀的人大多有自己的家庭要顧，有班上要上。

大概從茉莉發現丈夫外遇開始，她就與我親近了。下課後問我要不要出去喝茶，週末也常找我出去。我問她：「妳是沒朋友嗎？怎麼會找我？」

「我朋友可多了。是妳沒朋友，所以跟妳說秘密，妳也沒地方去說。」

這就是我理想中的成熟友誼了。把需求與條件都說在前頭，聽她說一次話，她請我吃一次飯。彼此間沒有忠誠相待的義務，也不需玩小圈圈間的排擠遊戲，更不需要小心翼翼、彼此揣測心意的費力經營，或害怕無心說的一句不中聽的話，就會敲碎這水晶般脆弱的同性友情。只可惜，即使是這樣的友情也是有重量的，最終我還是答應當了天鵝。

天鵝隊伍就此形成：月兒是領頭鵝，接下來是高傲的金吉安，最後兩隻老天鵝是努力划水，盡量

不讓整組隊伍沉到湖底的茉莉和我。

我們每週和月兒上私課一次，上完課後，我們三個學生再約時間做團體練習。其他的時間大家各自回家把動作記好，才能在合體的時候有效率地練習。茉莉的記性差，又不用功，每次出現時都像白紙一張，整段舞彷彿沒學過一樣。

「妳到底有沒有照著影片練習啊？」

「有啊，但螢幕那麼小看不清楚動作啊，只好算了。」

「那就是沒有練習啊。」我歎口氣，明明是她把大家拖下水的，卻最不用功。

「妳現在教我啊。」

「這時間是用來做團體練習的，現在要變成個人練習了嗎？」我抱怨著，但似乎也沒辦法，有一個人跟不上，就會牽制其他人，害我們無法準確地做動作。

「好吧，反正妳這樣也沒辦法跟我們合體。」

金吉安自然是不耐煩了，她坐到一邊玩起手機。但眼神還是常常掃到我們的練習上。

「不對，這裡是 *passé*，不是 *coupé*，腳得抬高一點。」看了一陣子的金吉安，忍不住對著我們說。

金吉安是對的。這段音樂飛快，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一系列快速變化的動作。時間不夠的我，

根本無法在那麼短的時間把右腳尖滑到左腳的膝蓋側，達到正確 *pasé* 要求的定點，再順著小腿滑下來。再怎麼努力，最多只能達到小腿肚的一半高度，所以也只能這樣教給茉莉了。我的教學終於讓金吉安受不了了。她拋下手機，走回了隊伍。一個一個動作重新示範給我們看。

「我無法在那麼快速的節奏下做完整個 *pasé*。」

「妳若不練習的話，當然沒辦法。妳要把重心集中在一腳，膝蓋撐緊，全身的力氣集中，像拉拉鍊那樣快速集中到核心的位置。來，妳再做一次。」

我集中精力做了一次，也只能把腳尖點到小腿中間，身體就失去平衡了。

「看吧，來不及。也許我們應該把它改為 *coupe* 就好。」

「怎麼可以？妳們若改成其他半調子的動作，上台時會特別明顯，到時候一定會後悔的。更何況，這裡若不是 *pasé*，就不是四小天鵝的舞。」

「我們已經很老，不小了。」

「天，藉口真多。」金吉安翻了個白眼繼續說：「不想受苦的話，一開始就不應該選芭蕾舞練習啊。」

這個小屁孩居然敢跟我說道理！從小學舞的人似乎容易把什麼都當成理所當然，任何人都可理所當然地劈腿，把腳舉到頭上。我光是把腳放上把杆，讓身體前彎碰到腳趾，就折磨了好幾年才辦到。前幾年由拉丁舞改編成健身有氧風格的 *zumba* 課程大受歡迎，同事裡有好幾個都很熱衷。我去了幾

次，健身功效是很好沒錯，但重複的簡易步子卻不能讓我感到成長。我也去了幾次現代舞，配合呼吸收放身軀、探索自己。但愈摸索，我就愈傾向於體諒，毫無忌憚地讓身體為所欲為，只願做本來就喜歡做的動作。之後我才遇見痛苦的芭蕾，學芭蕾的路上，只有鬼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，多少毅力才能培養出肌肉去做那些違反人體工學的動作。腿若抬高多一公分，可能就是好幾個月痛苦的訓練。即使如此，沒有半個芭蕾舞者的外表是猙獰、沮喪的，她們永遠優雅、清爽、高傲、不屑，這也就是我最終選擇芭蕾的原因，因為它把鬼留給自己。

金吉安隨便一席話，就否認了我所經歷的鬼日子，我當然不服。

之後的那陣子因此也成為了人生中轟轟烈烈的鬼日子，對我和鄰居來說都是。我每日在客廳不斷反覆小天鵝的舞步，直到鄰居受不了。

再見面的時候，我的腳尖已經可以快速延伸到*pasé*的正確位置。金吉安看了一眼：「是吧，還是*pasé*好看吧。」

是這樣沒錯，但我沒搭腔，不想就此順了金吉安的意思。

現在只剩下茉莉還做不到準確的步子，但她是就算天塌下來，也會按著自己速度做事的人。

「別擔心，上台前我就可以做到了。現在急什麼？」

「妳最好現在開始苦練。」

「唉，明天，明天就開始練。現在妳看看我，流汗流成這副德性。」她指了指胸前那兩塊因為汗

水而濕潤的印子。

「連乳頭都練到哭泣了。」茉莉口無遮攔地說。

唉，茉莉果然就是茉莉，我和金吉安忍不住大笑起來，放了她一條生路。

除了團體練習以外，與月兒學習的課程也如火如荼地進行著。那日上完了月兒的夜間課，回家的路上發現自己把舞鞋丟在教室，只好繞了個圈，再把車開回去。夜深了，舞蹈教室外的停車場裡已空無一車，旁邊的雜木林傳來了一陣陣貓頭鷹的聲音，幸好教室的燈還亮著，我小跑步地推了門進去。

布拉姆斯的四重奏輕盈地浮在空氣中，這是上課時偶爾被拿來當配樂的曲子，頗有古典宮廷的舞會氣氛。但在安靜的夜裡突然聽見這首古老的曲子，我感到十分不祥，彷彿中世紀宮廷裡那些燙著螺旋髻頭髮的公主會突然現身，把頭殼像燈泡一樣轉下，朝著我微笑。

幸好，教室裡沒有中世紀的人，只有月兒在跳舞。室內樂優雅節制，月兒隨著音樂踏出細碎的步子，用腳尖快速地點出裝飾動作。這原本是上課時練習過的組合，但月兒卻突然改變了跳法：她的雙手擺出芭蕾舞裡不可能出現的動作，不協調的反折手臂、十隻手指在空氣中快速流動，像是在撥弄什麼看不到的塵埃。她的眼神直盯著遠方，彷彿那裡存有致命的威脅，所以她必須用猙獰的動作來阻擋。比起中世紀的宮廷女鬼，現在的月兒更加詭異，她正在和只有她看得見的鬼抗衡。原來，她也把鬼留給自己，而且似乎還是個厲鬼。

在一個反身跳躍中，月兒瞥見了站在角落幽幽看著她的我，發出一聲激烈的慘叫。

「天啊，曼蒂，妳要嚇死我嗎？」

「抱歉，我只是要回來拿鞋子，結果被妳的舞吸引住了。妳跳的和上課教的很不同啊。」

「哎呀，我沒意料到這個時間還會有人回來，不然就不會在這裡獻醜了。」

跳舞被窺視的月兒顯得不自在，似乎怕我問多了，趕緊把話題拉到我身上，她稱讚我的進步，並說：「這次的組合很好，妳和金吉安一起才能激起不同的火花。」

「能有什麼呢？不就是互相討厭罷了。」

「那是現在，未來妳們會感謝彼此。只有互相討厭的人，才會幫對方看見自己看不見的缺點，像是在抓彼此的鬼一樣。」

「妳呢？妳曾和不喜歡的人合作跳舞過嗎？」

「當然。舞者沒有權利選擇舞伴，舞團怎麼決定就怎麼跳。但這其實也有好處。當我們只對自己身體熟悉，不在乎自己喜好時，就會限制了舞蹈的發展。」她繼續說：「我在舞團裡最後跳的舞便是 Philips Jenkins 的雙入舞作品。」

「是《當年》嗎？」

「就是《當年》。」

我驚呼了一聲。《當年》是 Philips Jenkins 最經典，也最困難的作品。編舞家老年緬懷亡妻，思

念年輕時與妻子共舞的美好，便創作此舞來紀念之。整支舞以蕭邦的圓舞曲和夜曲做為配樂。快速的圓舞曲表達了年輕時兩小無猜、無限纏綿的愛意，舞者肢體綿密結合，連髮絲都揉合交纏。到了慢板的夜曲，舞者在舞台兩端，各自獨舞，讓記憶和幻影交織，彼此呼應。這作品不僅考驗舞者各自純熟的技巧，也考驗了搭檔之間是否能傳達熱烈到幾乎瘋狂的愛意。能把這舞跳好的搭檔在現實中幾乎都是夫妻。

「但妳知道嗎？與我搭檔的舞者，竟是我已經分手多年的前任男友。在舞團裡沒有人知道我們交往過，那是各自進入這舞團之前的事。當我們在舞團遇見彼此的時候，兩人都不想承認認識對方。除了練舞的時間，我們幾乎是不說話的。」

「這絕對不行，與前男友一起跳這支舞。」我光聽就渾身不自在。

「是的，《當年》要的是愛，但我們之間只有恨。未解決的埋怨和恨意在練習時全然爆發了出來。比如說吧，當我 *pirouette* 的時候，他本只需要輕輕扶著我的腰間，順著我的力量讓我自然旋轉就好。但他的指尖卻愈施愈大力，完全掐入我的肉裡。他愈是用力，我愈想要擺脫，因而用了更大的力量旋轉。我回家以後，腰間便有了長滿水泡的灼熱感，痠疼了好幾天。」

「這樣跳舞不是很痛苦嗎？」

「是的，但我們都知道這支舞對彼此的生涯很重要。如果毀掉對方，也等於毀掉自己。所以我們逼迫著自己去愛對方的身體。」

「這種事是能逼迫的嗎？」

「舞者也是演員，要把舞跳好，需要心境與畫面。對我們來說，最重要的是記憶的重置與刪除。把剛剛認識對方的記憶提出來，之後的一切刪除，就姑且想辦法這樣跳著。」

「我無法想像。」

「那時我是佩服自己的，居然可以演到那樣的地步。在最後彩排前，我們的《當年》在技巧上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，只是我們兩人之間仍隔著那一道冰牆。再怎樣練習，技術再怎樣進步，這冰牆都不會消融掉的。」

說著說著，月兒突然拉起了褲管，小腿前側巨大蚯蚓般的疤痕突然暴露出來，這讓我倒抽了一口氣。

「彩排前的某個晚上，我在練習結束後匆匆地離開教室。回家時，車上的廣播剛好放到德弗札克的《新世界交響曲》。在我的記憶中，那是他最喜歡的曲子，其中充滿民族主義的激昂片段，往往讓他激起強烈的奮鬥情感。那時他正在和另一個舞者爭主角的位置，兩人在團裡有著各自的黨羽。而《新世界》扮演了一種催化劑，這場與同僚的鬥爭因而成爲了不可不贏的使命。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我看著他的心魔逐漸壯大：抹黑、陷害、拉攏，樣樣都來。我是個懦弱的人，決定從這段感情中抽身。怎麼說呢，大概是害怕哪天他也會用這樣的方式對付我。」

教室裡安靜無聲，月兒繼續說：「我在紅燈時聽到了《新世界》的第四樂章，也就是鏗鏘鏘鏘

錯錯那一段，妳應該聽過……」

月兒果然是舞者，唱歌完全不行。我不太知道她在唱什麼，但在這情況下也只能說：「對，我聽過，妳繼續說。」

「那幾個音在各種變奏下被重複了無數次，強調的都是同一件事。有些人也許認為這激昂的情緒是在催促建立同仇敵愾的同盟關係。但那個晚上，我聽見的卻是溫柔的合作。不同的樂器和不同的身體，用各自的聲音說同一個故事。當下，我突然覺得我們的《當年》還有救，只要把對舞蹈的愛提升到無限大的位置，用以掩蓋其他複雜情緒，呈現出來的就是無雜質的，乾淨的愛。我迫不及待想回到舞蹈教室，看看他是否還在裡面。然後，就在我迴轉的時候，一輛闖紅燈的貨車撞上了我。腿斷了，我的想法也沒機會實現了。這段原本可以修復的關係，也徹底消失了。」

「我的天。」

「人生給了我太大的震撼。所以要珍惜妳的舞伴，珍惜妳現在還能愉快跳舞的時光。」

「沒事的，茉莉和金吉安都是肥壯天鵝。」我說。

「沒事的。」月兒複述。

《四小天鵝》是《天鵝湖》裡特別受到觀眾期待的一段娛樂性舞蹈。四個身材極類似的舞者，雙手交叉緊握住對方，成為了同進退的共同体。雙手雖然被箝制了，但整段舞卻以快速變化的腳步與頭

部的擺動來進行。此舞考驗團體裡的每個人是否能專心致志，同心同德，其中一人跳錯了，整條同心鍊就會跟著毀滅。

到彩排之前，我們的四小天鵝還是問題重重。我們身材大小不一，環肥燕瘦都有。此外，茉莉無法跟上速度，我也時好時壞，有時雙腳就像冷凍庫裡拿出的豬腳，遲鈍又僵硬。原本應該是在湖上戲水的俏皮天鵝，在我們的表演下，變成了荒腔走板的水上救援行動——月兒和金吉安是天鵝急救隊，拖著兩隻要送醫的天鵝。

「唉呀，這該怎麼辦呢？」茉莉難得哭喪著臉說：「我這樣會不會拖累大家啊？」當然會。不過茉莉的存在非常重要，讓我至少不會墊底。這就是朋友的意義。

「我們也可以稍微簡化一下動作的，不用擔心。」月兒想了想，將華麗的裝飾拿掉後，就有足夠的拍子把基本動作做得扎實。

「不過這樣就不是〈四小天鵝〉了。」金吉安稍微抱怨，但語氣並沒有之前強烈。

我趕緊表態：「月兒妳剛剛的版本我們應該做得來，就照妳說的吧。」順手拉起坐在地上一臉垂頭喪氣的茉莉。兩人成虎，三人成鵝。

「算了。」金吉安讓步，「不過不要把passee改掉，其他隨便你們。」

萬般妥協後，月兒版的〈四小天鵝〉暫時成形。

試妝的那天，茉莉帶來了一箱新買的彩妝品。她不懂哪個牌子適合舞台妝，所以豪闊的她乾脆全買了。舞蹈教室瞬間變成了畫室，地上堆滿了一盤盤顏料般的繽紛眼影盒。沒有女人不愛這些晶亮耀眼的顏色，我忍不住坐在正中央，像是蜜蜂般享受被鮮豔花瓣包圍的快感。

迪奧的新色盤是樹上的粉嫩櫻花，香奈兒的走金屬光澤路線，如暮靄般充滿渲染力。嬌蘭的高冷細膩，是雪山下滿開的銀蘭花。

善於舞台妝的金吉安忍不住，對茉莉說：「讓我試試好嗎？」

「沒問題啊，買來就是要試的。」

「那妳跟我來！」金吉安指著我。

「我？」

「對啊，不然呢？」

我們坐在鏡子前，金吉安用濃厚的眼線將我的眼尾拉長，接著，毫不猶豫地在我的眼摺上畫出了非比尋常的誇張線條。看她這樣粗魯地出手，我就知道她意圖不軌，大約是要讓我出糗。我張大眼睛瞪著她。

「妳稍安勿躁！」她將深沉的煙霧紫塗在這兩條黑線之間，接著用清淡的藕色補了眼頭和眼窩。接著她拿了支乾淨的筆刷，在兩種深淺不同的顏色間輕輕撫過，這兩層顏色便神奇地締結在一起。

我閉著眼，金吉安就坐在我正前面，我感受到她的呼吸，聞得見她身上依蘭花香水的氣味。刷毛

輕輕柔柔接觸皮膚，像是施了什麼魔法般，我的眼皮因而變得沉重、貪眠，而不想再張開了。

「好好看啊，從沒看過曼蒂這麼美。」茉莉的大嗓門喚醒了我。

我張開眼，鏡子裡的女人有著巨大的雙眼。延伸的眼線彷彿將眼眶往四面八方拉開，是張狂放肆的女王。然而，天使的七彩羽翼卻溫柔地落在眼眸，使女王流露出嫵媚的神韻。

「是吧，好看吧！」金吉安說。

是這樣沒錯，即使我不想就此順了金吉安的意思，還是忍不住露出了滿足的笑意。

午後的暖風把晶亮的陽光一片片地吹進教室，但我們三人都不願意把視線離開鏡子，專注地凝視著新設計好的舞台妝。

「老天鵝即將變身。」茉莉笑著說。

「好吧，那妳們坐好，讓我來為妳們編頭髮。」

女性情誼的寓言

范銘如

這篇小說挑選《天鵝湖》芭蕾舞作中較冷門的〈四小天鵝〉群舞劇目，而非最知名的黑白天鵝的獨舞或男女主角的雙人舞，做為女性情誼的寓言。四個經歷與個性迥異的女性，像四股小辮子最後匯織成協調的髮束，舞出相互節制又相互支援的韻律。小說裡描寫舞蹈的動作細膩有力，對舞曲的詮釋有巧思，並且有助於人物刻畫或情節進展。從樂音的流洩、肢體的律動，到以妝髮做為女性情結與情誼轉變的引子，特意選用偏向女性文化的象徵暗藏性別深意。這篇小說沒有太宏偉的企圖或繁複的操作，但是結構工整、針腳細密，結尾相當精采地收回中段的伏筆，是一篇精緻的女性小說。